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子 墨

錢穆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墨 子

錢 穆 著

百 科 小 叢 書

序

近代墨子的研究，自從盧文弨孫星衍畢沅的校勘，下至孫詒讓的開詁，積聚了一百年來十數大儒的心力，闢莽開榛，其說日備。最近研治墨學的，有章炳麟梁啟超胡適章行嚴，其他不可勝數。彙集諸家講墨之書，當不在千萬言以下。要在一本兩三萬字的通俗小書裏講一點墨學，實是一件至難的事。儻要是毋剿說，毋雷同，異軍特起，別備諸家未備之一格，這更不是輕易做得的。我這本區區的小冊，總算還有些自己的創見，極努力地給同時或以往的學者解決一些墨學裏糾紛的問題。像『墨家得名的由來』、『墨子的生卒年代』、『墨學的全部系統』、『別墨和墨經』等幾處，下至許宋尹惠公孫，諸家和墨學的關係，在本書裏均想是獨闢蹊徑，自造一貫的見解。並不敢徒拾陳言，譁世取寵。至於其間得失，自在讀者的公評。惟以限於篇幅，往往多所刪略，即說到的幾點，也復語焉不詳。遇考訂處，以牽涉過廣，尤未能羅列證據，糾非顯是。這是本書的缺憾，要向讀者告罪的。

十八年中秋錢穆識。

墨子

目錄

第一章 墨子傳略·····	一
一 墨子的姓名·····	一
二 墨子的國籍·····	七
三 墨子的生卒年代·····	九
第二章 墨子書的內容·····	一八
第三章 墨學述要·····	三〇
一 初期的墨學·····	三〇
(一) 墨子學說的背景及其系統·····	三〇

(一)	墨子的人格	三五
(二)	墨子的弟子	四一
(1)	墨子弟子的生活狀況	四三
(2)	墨子弟子的政治活動	四五
(3)	墨子弟子的著述事業	四八
二	墨家的鉅子制度	五三
	——墨學的正統派——	五三
三	南方墨學的崛起	五六
	——墨子的再傳弟子許行——	五六
四	中原墨派的新哲學	五八
(一)	首倡萬物一體論的惠施	五八
(二)	創建新心理學的宋鈞	六〇

五	辯者和別墨·····	六五
六	墨學的衰亡·····	七五
七	墨者年表·····	七八

墨子

第一章 墨子傳略

一 墨子的姓名

墨子姓墨，從來都如此說。直到清末江瓌著讀子卮言，論墨子非姓墨，始開異議。他文中凡列八證，最要的是：

(一) 古者諸子派別，共分九流，凡傳其學者皆曰某家。所謂家者，言學派之授受，非言一姓之子孫。故周秦以前，凡言某家之學，不能繫之以姓。若墨既爲姓，復稱墨家，則孔子可稱孔家，不合古人稱謂之例。

(二) 九家之名，詳於漢志。墨家而外，若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莫不各舉其學術之宗旨，以名其家；卽九家外之小說家亦然，並無以姓稱者。若墨爲姓，是以姓稱其學，不合九家名稱之例。所以他說：

古之所謂墨者，非姓氏之稱，乃學術之稱也。

他繼續說明墨字之義云：

墨字從黑，故古人卽訓墨爲黑，（廣雅釋器：「墨，黑也。」孟子：「面深墨。」卽面深黑之義。）又訓爲晦（釋名：「墨，晦也。」）引伸之爲瘠墨，爲繩墨。是則所謂墨者，蓋垢面囚首，面首黎黑之義也。墨子以自苦爲極，其學適深合於墨字之義，故以墨名其家，人亦咸以墨子稱之。又曰：

墨子之稱墨，爲學問道術之稱，而非墨子之姓。其得名之故，實由於瘠墨不文，以繩墨自矯而來。今按江氏疑墨爲道術之稱，其論極是；至說墨字之義，則尙有未盡。余考墨乃古代刑名之一。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額也。」尙書、周禮、漢書、孝經諸注疏，均以墨爲黥罪。鄭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見周禮司刑注。）墨罪是五刑中最輕的，古人犯輕刑，往往罰作奴隸苦工。鄭司農說：

『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見周禮司厲注）孫詒讓亦謂：『古人凡輕罪俘虜，亦入罪隸春槩。』（周禮正義卷六十九）故知墨爲刑徒，轉辭言之，便爲奴役。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爲極，故遂被稱爲墨了。下面是墨爲奴役之稱的證據：

（一）墨子貴義篇：『子墨子南遊楚，楚王使穆賀見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穆賀以墨道爲賤人所爲，下面墨子也自以農夫庖人相比，這是墨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一證。

（二）呂氏春秋高義篇：『墨子弟子公尚過爲越王迎墨子。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比於賓萌，墨子魯問篇作比於羣臣，故改從呂氏。）高注：賓，客也，萌，氏也。賓萌的意義，譬如現在所說的客籍流氓。許行至滕，也說願受一廛而爲氓。許行也是主張親操勞作的，這是墨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二證。

（三）墨子備梯篇：『禽滑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淮南子上也說：『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見秦族訓。）做墨子弟子的都要服

役，這是墨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三證。

(四) 孟子盡心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趙岐注：『摩頂，摩突其頂。』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焦循孟子正義說：『突禿聲轉，突即禿。』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今按摩頂，卽今言禿頭。古有髡罪，剪髮服役。墨家爲要便於作苦，不惜摩頂，近似髡，不暇來講究冠髮之禮，故爲孟子所譏斥。放踵也是失禮的事。莊子上說：『墨者以跂蹻爲服。』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躡屣而見馮煖。』屣躡同字，是一種輕便無底的鞋子，當時只私下穿着；孟嘗君急於見客，躡屣而出，這是有失禮貌的。又史記虞卿傳說他：『躡躡擔簦，』因爲虞卿是個寒士，不能備車乘，徒步跋涉，故也穿着輕便無底的鞋子，不穿貴族君子裝有厚底的履。履是雨天穿的鞋子，用來踐泥的，與躡一樣是平民苦力的裝紮。墨家爲便於作事行走，故從當時貴族階級體面的冠履制度下解放出來，截髮突頂，穿鞋放脚，弄得和刑徒奴役一樣，自頂至踵，無不失禮。孟子是主張以禮援天下的，故說：『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實是譏斥墨子的話。這是墨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四證。

(五) 荀子禮論篇說：『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這也是譏斥墨家薄葬的非禮。左傳上也說：『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羣。』（見哀公二年趙簡子之誓）現在墨子正是主張桐棺三寸的葬禮，自齊於刑餘罪人，故荀子指斥他爲至辱了。這更是墨家墨字爲黥墨罪人之意的顯證了。

(六) 荀子王霸篇又說：『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這明明斥墨子之說爲役夫之道。這又是墨家墨字爲罪人服役之意的顯證了。

禮記上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孟子也說：『有君子焉，有野人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是古代貴族階級未消滅以前的社會上一條極大的鴻溝。講禮的，食於人的，是貴族；勞力的，食人的，是平民。墨子是一個極端反對貴族生活的人，他因

反對貴族生活，所以反對禮樂，反對考究禮樂的儒家。儒家反唇相譏，說：「你們所講，只是一種刑徒役夫的行徑，那裏像我們是講的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呢？」所以纔加上他們一個墨家的徽號。這明明是譏笑他們。但是墨家却實認不諱，說：「我們講的真是刑徒役夫的行徑。但是你們不要錯認了，刑徒役夫的行徑，是不容易做到的。從前只有一個大禹，纔够得上像一個刑徒役夫。非有大禹的苦行，也就不配來做我們的刑徒役夫。」莊子上說：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就是這個意思。因此那一派人便得了一個墨者的稱呼。這譬如現在一輩學者，提倡勞工神聖，自稱勞工學派，或自稱工黨，是一色的了。墨子是那一流的先生，人家譏笑他說那位先生是「墨先生」，墨家也就直認不諱的都呼他爲「墨先生」了。（今墨子書中稱墨子爲「子墨子」，我說應

該寫作『子（墨子）』意義才明白。照以上推論，江氏所謂『墨非姓氏之稱，乃學術之稱』的一語，真可說是不磨之論。後來漢初有一個黥徒，他本姓英，名布，但是當時多呼他黥布；他以後封到王爵，但是黥布的徽號，已經流行，司馬遷做史記，爲他作傳，也選題黥布列傳，而在文中聲明他本姓英氏。現在墨子也居然以墨爲姓了，可惜司馬遷對於墨子的事迹也知道得很少，沒有把他的真姓氏記出。直到二千年後，纔有人出來疑心他並非姓墨；但是對於墨字的意義，一時也還考不出來。因此有人以爲墨字係指面目黧黑而言；又附會到僧人的緇衣，說墨子是印度的黑面和尚。孟子說：『墨子無父，』便是說他出家，摩頂放踵是禿頭赤足的僧裝。種種無稽之說，都從墨字的不得其解而來。現在我把墨字的真義指出，不但這種無稽之說可以消失；而墨家的真精神，也從墨字的訓話上，可以得到一層深切的認識了。

至於墨子名翟，雖然江瑛也曾一并懷疑過，我以爲大致可信，不復詳辨。

二 墨子的國籍

墨子生國，舊有三說：

(一) 墨子宋人說。

司馬遷史記說：『蓋墨翟，宋之大夫』（見孟子荀卿列傳）。然並不說他是宋人。晉葛洪唐楊倞始說墨翟宋人。（見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及荀子修身篇注）。恐自宋大夫推想，非有確據。墨子公輸篇有：『子墨子歸過宋』一語，可見墨子非宋人。

(二) 墨子楚人說。

高誘注呂氏春秋（當染篇）謂：墨子魯人，畢沅說是楚之魯陽。（見畢氏墨子注）。武億也說墨子楚人。（見授堂文鈔 墨子跋）。此說因墨子曾與魯陽文君問答而起，也無確切的證據。墨子貴義篇說：『墨子南遊於楚，』可見墨子非楚人。

(三) 墨子魯人說。

呂氏春秋 愛類篇：『公輸般欲為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墨子公輸篇，作起於齊者誤，詳見孫氏閒話）。高誘也說墨翟魯人。（見前）。南遊楚，歸過宋云云，皆可為證。（貴義篇有墨子北之

齊南遊使於衛諸語，同樣是極好的證據。

根據上列推論，自以魯人之說爲定。

三 墨子的生卒年代

墨子的生卒年代，古來紛紛無定說。據我考訂，大率如下：

(一) 墨子與公輸般的關係。

墨子魯問篇；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越人亟敗楚人。公輸般自魯南遊楚，始爲舟戰之器，作鈎繩之備，楚人因此亟敗越人。

今考史記楚世家：『惠王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公輸遊楚，當在惠王四十四年稍前。檀弓：『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若即般字。（詳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既云其年方小，決不在二十五歲

以上。季康子卒在哀公二十七年，爲楚惠王二十一年，下距惠王四十四年尙二十三年，公輸年當在五十左右。至公輸爲楚製雲梯，欲以攻宋，其事應在作鈎繩敗越之後。其證有二：

(1) 楚欲攻宋，墨子往止之，魯問篇說：『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見子，我欲得宋；自我見子，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公輸既不欲宋，決不再攻越，故知製鈎繩在造雲梯之前。

(2) 魯問篇又說：『公輸善其巧，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繩，不知子之義亦有鈎繩乎？』可見公輸製鈎繩在先，聞墨子論義，故把這話問他。

今略爲表列如下：

惠王十六年	越滅吳	越與楚接壤。
二十一年	魯季 <u>康子</u> 卒	季 <u>康子</u> 母應先卒， <u>康子</u> 母卒， <u>公輸般</u> 年不出二十五，若假定 <u>公輸</u> 生於 <u>魯哀公</u> 元年，則至是年廿七。
四十二年	楚滅蔡	

四十四年 楚滅杞

是時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公輸蓋已先至楚，其年約五十。稍後又爲楚製雲梯欲恃以攻宋，墨子自魯往說止之。

今考墨子至楚說公輸，其年上不得過於四十，下不得弱於三十。過四十則不能「百舍重繭」（見宋策）。「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呂氏春秋）弱於三十，則墨子赴楚，先使其弟子禽子等三百人守宋，（見公輸篇）禽子事墨子三年而後問守道，（見備梯篇）爲諸弟子的領袖，不應他們師弟子都這樣年輕，便學成行尊，預人國事。故推止楚攻宋，墨子年在三十上，禽滑釐約三十左右。

（二）墨子與孔門弟子年歲的比較：

魏文侯元年（即楚惠王四十三年。今史記六國年表誤，詳余著諸子繫年。）

子夏年六十二。

曾子年六十。

子貢年七十五。(不知其時尙在否?)

子思年約三十四五。

墨子約與子思相當，或稍後。

田子方，段干木，亦與墨子相比伍，或較墨子略長。

禽滑釐或未滿三十，爲墨徒領袖。

吳起正當生年或幼時。

(三) 墨子與楚魯陽的關係。

墨子魯問篇載魯陽文君與墨子論攻鄭，說：『鄭人三世弑其君，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據史記鄭世家，鄭人弑哀公、幽公、繻公。繻公見弑，在周元王六年（即楚悼王六年）三年不全，應及元王的八九年。墨子自止楚攻宋到現在，已隔四十餘年，年事已老，以後便不見墨子的事跡。假定墨子生在孔子死的一年，到現在也已八十七歲了。

(四) 墨子事蹟年表。

墨子的言論行事，可考的都載在墨子書裏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的五篇。現在撮舉他重要的幾件，略按着先後，列表如下：

西曆紀元前（下並同）

四七九年	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	假定是年墨子生，或稍後，至遲亦不出十年。
四七三年	越滅吳。	
四六九年	魯哀公廿六年。越與魯伐衛，其時子貢仕衛。	
四六八年	魯哀公廿七年卒。季康子卒。越徙都琅瑯。曾子居武城。	

四六五年	越句踐卒。	墨子兼愛、非攻、公孟、親士、所染諸篇均言及句踐事。
四五八年	知伯與韓趙魏盡分范中行地。	非攻中篇言其事。
四五年	知伯率魏韓之師攻趙，趙襄子奔晉陽。鄭人弑哀公。	
四四四年	知伯圍晉陽。	
四四三年	趙魏韓滅知伯。	非攻中篇魯問篇言其事。
四四七年	楚滅蔡。	非攻中篇言其事。
四四六年	魏文侯元年。子夏居西河，爲文侯師，不定在何年。	
四四五年	楚滅杞。公輸般至楚，或稍前，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四四四年	<p>公輸子爲楚製雲梯，將以攻宋。其事或稍後，至多不出五年。</p>	<p>墨子年約三十六歲，或稍輕，（至多不出十年。）自魯往楚，止其謀。（見公輸。）其後楚王不能用墨子，墨子歸魯，曾過宋。（見貴義、公輸，又余知古渚宮舊事。）</p>
四三一年	<p>楚滅莒。</p>	<p>貴義篇記墨子南遊衛，當在此後。非攻中篇言其事。</p>
四二三年	<p>鄭幽公見殺。</p>	
四二二年	<p>宋昭公四十七年卒。</p>	<p>墨子年約五十七歲，或稍輕。仕宋見囚。（見史記孟荀傳，漢書鄒陽傳。）當在此時稍前。</p>
魯元公十九年，吳起仕魯，當在其時。齊	<p>墨子年約六十八歲，或稍輕。魯問篇，公尙</p>	

<p>四一二年 伐魯，攻莒及安陽。越朱句卒。（史記作王翁。）</p>	<p>過說越王，越王使迎墨子於魯。孫詒讓疑為王翁中晚年事，約在此十年內。</p>
<p>四一一年 齊伐魯，取一城。</p>	<p>墨子年約七十，或稍輕。魯問篇魯君謂墨子曰：『恐齊攻我。』孫詒讓云：『疑即穆公。』今按穆公禮賢下士，故其初政，詢及墨子，孫氏之說或可信。</p>
<p>四〇九年 魯穆公元年，禮事子思曾申諸人。魏伐秦，吳起為將，取五城。</p>	<p>齊取魯鄆。魏滅中山，樂羊吳起為將。</p>
<p>四〇五年 齊田和立。</p>	<p>墨子年約七十五歲，或稍輕。見齊田和其攻魯，見魯問篇。</p>
<p>四〇四年 齊康公元年。</p>	<p>非樂篇言及之。</p>

四〇二年	子思卒，至晚在此年。	
三九六年	鄭相子陽弑繻公。魏文侯卒。	墨子年約八十五歲，或稍輕。其時或已在楚魯陽。
三九四年		墨子年約八十七歲，或稍輕，至多不出十歲。與魯陽文君論攻鄭，見魯問篇。墨子不久便卒，至遲亦不出十年。
三九〇年	孟子生約在此時，或稍後。	
三八一年	吳起死於楚。	

按表中所列年代，如魏文侯，齊田和等，與史記六國年表及後來諸家不能盡同。別有考訂，均詳余著諸子繫年。

第二章 墨子書的內容

墨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說是七十一篇；隋書經籍志以下，都說是十五卷。今本卷數同隋志，篇數只有五十三篇，較漢志少十八篇。（內八篇尚有目，十篇并目無之。）近人胡適把他分成五組，（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梁啓超的意見和胡氏微有不同。（見墨子學案。）下面並列兩家的說法，再參以著者一己的私見。

第一組

胡說：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黃震宋濂所見別本，此七篇題曰經。）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

梁說：親士、修身、所染三篇非墨家言，純出僞托，可不讀。法儀、七患、辭過、三辯四篇是墨家記墨學概要，很能提綱絜領，當先讀。

按：今本墨子卷一文七篇，前三篇胡梁說同，後四篇胡梁說異。我看法儀一篇，真是提綱挈領的墨學概要，文章的氣味亦和兼愛上、非攻上諸篇差不多，應爲先秦墨家所記。至七患、辭過、三辯三篇，雖似墨家議論，却並不緊要，文氣也像西漢人的作品。應從胡說爲是。

第二組

胡說：尙賢三篇，尙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兩篇，節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作；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梁說：尙賢上中下，尙同上中下，兼愛上中下，非攻上中下，節用上中，節葬下，天志上中下，非鬼下，非樂上，非命上中下，這十個題目二十三篇，是墨學的大綱目，墨子書的中堅。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樣，可以證明是門弟子所記，非墨子自著。每題各有三篇，文義大同小異，蓋墨家分爲三派，各記所聞。非儒下篇無『子墨子曰』字樣，不是記墨子之言。

按：今本墨子卷二至卷九文廿四篇，胡梁二氏說大致相同。胡氏疑非樂、非儒兩篇，梁氏疑非

儒篇不是墨子的說話。胡氏懷疑非樂篇的理由，因為他不信墨子能見田和及齊康公。他說：『魯問篇是後人所輯。其中說的齊大王，未必便是田和。即使是田和，也未必可信。非樂篇是後人補做的。其中屢用『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一句，可見其中引的歷史事實，未必都是墨子親見的。』故他也懷疑墨子曾見齊康公。（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六篇墨子傳略。）但是據我考訂，田和齊康公的年代，都和墨子相及；至於『是故子墨子曰』一語，像尚賢上、尚同上、中下、兼愛上、中下、非攻中下、節用上、節葬下、天志中下、明鬼下、非命上中下各篇都有，本來同出後人追記，那得據此一語獨說非樂一篇更可疑呢？梁氏說非儒篇不是記墨子之言，因為篇中無『子墨子曰』字樣，這層畢沅已說過。沅云：

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指非儒）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慮說之詞，並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翟，非也。

不悟非攻上篇亦無『子墨子曰』字樣，那能說他不是記墨子之言？胡氏懷疑非儒，並沒有說明理由，諒和畢梁意見彷彿。我想這一組的二十四篇文章，都出後人追述，在沒有更可靠的證據以

前，我們暫可一例看待，不必提出某幾篇來歧視他們。

第三組

胡說：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我以為這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別墨』做的。這六篇中的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況且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爲接近。孟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裏面。所以我以為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做的。我從來講墨學，把這六篇提出，等到後來講『別墨』的時候纔講他們。

梁說：這六篇魯勝叫他做墨辯，大半是講論理學。經上下當是墨子自著。經說上下當是述墨子口說；但有後學增補。大取，小取，是後學所著。

按：今本墨子卷十卷十一文六篇，胡梁二氏的意見頗相歧異，實爲墨學上一個有興趣的問題。

胡氏說這六篇決非墨子所作的理由，約有四端：

(一) 文體不同。這六篇這文體、句法、字法，沒有一項和墨子書的兼愛、非攻、天志……諸篇相像的。

(二) 理想不同。墨子的議論，往往有極鄙淺可笑。例如明鬼一篇，雖用三表法，其實全無論理。這六篇便大不同了。六篇之中，全沒有一句淺陋迷信的話，全是科學家和名學家的議論。可見這六篇，書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做出的。

(三) 『墨者』之稱。小取篇兩稱『墨者』。

(四) 此六篇與惠施公孫龍的關係。這六篇中討論的問題，全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哲學家爭論最烈的問題，如堅白之辯，同異之論之類。還有莊子天下篇所舉孟施和公孫龍等人的議論，幾乎沒有一條不在這六篇之中討論過的。(例如『南方無窮而有窮』、『火不熱』、『目不見』、『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之類皆是也。)又如今世所傳公孫龍子一書的堅白通變、名實三篇，不但材料都在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之中，並且有許多字句文章都和這四篇相同。可見墨辯諸篇，若不是惠施公孫龍作的，一定是他們同時人作的。(見中國哲學史)

大綱卷上第八篇別墨)

梁氏的駁議，可分爲如下之諸點：（下引梁氏語，均見墨經校釋裏的讀墨經餘記）

（一）諸篇性質各異，不容併爲一談。大取小取既不名經，自是後世墨者所記。斷不能因彼篇中有墨者之文而牽及經之真僞，蓋彼本在經之範圍外也。（原注：『胡氏誤認六篇同出一人手，此根本致誤處。』）

據此，梁氏對於胡氏第三條，相當的認許，亦說大取小取爲後世墨者所記。辨論焦點，只在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

梁氏又說：『經分上下兩篇，文例不同，經上必爲墨子自著，經下或墨子自著，或禽滑釐、孟勝諸賢補續，未敢懸斷。至經說與經之關係，則略如公羊傳之於春秋。欲明經，當求其義於經說，固也；然不能逕以經說與經同視。經說固大半傳述墨子口說，然既非墨子手著，自不能謂其言悉皆墨子之意；後學引申增益，例所宜有。況現存經說，非盡原本，其中尚有後人案識之語，屢入正文。今因說之年代，以疑經之年代，是猶因公羊傳有孔子以後語，而謂春秋非孔子作，大不可也。』

據此，梁氏於經說上下兩篇，亦相當的認許非盡墨子之意，有後人孱入之語；祇謂經的年代，確爲墨子所自著。其論證如下：

(二) 經之文體與他篇不同，正乃經爲墨子自著之確證。諸篇皆有『子墨子曰』，必爲其門弟子所記述，經文體與他篇異者，經爲墨子自著故也。胡氏反以此爲經非出墨子之證，何也？

按經的文體與他篇不同，只能說經與其他諸篇，非出一手，或非出一時，不能便斷定經爲墨子自著。畢沅因親士修身兩篇無『子墨子曰』，便疑爲墨翟親筆，實爲大誤。經的沒有『子墨子曰』，也不能據爲墨子自著的確證。管子書有經言不能說經言乃管子所自著也，正如墨經的題目稱經，不能說墨經即墨子自著也。

(三) 以文體論，墨經決非施龍時代之產物，而實爲墨子時代之產物。試將老子與莊子比較，論語與孟子比較，即可知當時文體變遷甚劇。前此之文約而旨微，後此之文敷而旨暢。施龍時代之文，則莊孟國策其代表也。墨經之文乃與易象傳及春秋頌相類，此種文體戰國無有。

按老子係晚出偽書，這是梁氏後來竭力主張的，可見文約旨微，未必即其書先出之證。易象傳

也非孔子時代的作品。春秋只限記事，不能僅以語句簡短，便說他與墨經相類。老子易象傳墨經或者同是後起的文字，那能說戰國無此文體？

(四) 此經根本理想，實與墨教一致。如仁體愛也，義利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無窮不害兼，諸條最明。其與他篇互有詳略，則固宜然。

按墨經理論，本爲兼愛辨護，梁氏謂其根本理想與墨教一致，此本不誤。惟第三組各篇立說，均甚粗略樸素，墨經中的理論，則遙爲高深細密。照思想的進程講，墨經自應在天志兼愛等諸篇之後。梁氏只說墨經根本理想與墨教一致，不能證明墨經卽墨子所自著。(余有墨辯探源一文，詳論墨經理論，專爲兼愛學說辯護，而其出較晚，刊布於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讀者可參觀。)

比觀上列意見，必謂墨經係墨子自著，實無確切論證，無寧謂墨經是墨家晚出的思想，較爲得實。此外更有一重要的論點，卽爲：

(五) 墨經與惠施公孫龍一派學說的異同。梁氏謂施龍輩確爲『別墨』，其學說確從墨經行出，然斷不能謂墨經爲施龍輩所作。施龍輩所祖述者，不過經中一小部分，而其說之內容，又頗

與經異。

按：胡氏謂墨經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爲接近，施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墨經裏；而梁氏則謂施龍之說頗與經異。究竟施龍思想和墨經內容是同是異，實爲本問題最重要的所在，可惜梁氏未能細論。同時章行嚴對此問題，却提出切實的見解來攻擊胡適。他的墨學談說：『九流名墨並稱施龍之名，隸名而不隸墨。』又著名墨警應考（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三號）證名墨兩家倍諍不同，決非相爲祖述。自謂：『其說將爲墨學起一釁案。』但他也說：墨經非墨子手著，這一層和胡氏的意見終算相合。現在把他墨學談裏面所舉名墨倍諍的一例摘鈔如下：

惠子言：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斲，則不動，說在端。兩義相對，一立一破，絕未可同年而語。以辭序徵之，似惠爲立而墨爲破。何以言之？惠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謂無論何物，苟取量僅止於半，則雖尺極，可以日日取之，歷萬世而不竭。墨家非之，謂所取之物誠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極，決無萬世取半之理。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半之半，又明日於半之中取其半，可以計日而窮於取，奚言萬也。何也？尺者，端之積，端乃無序而不可分，於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極所餘，

兩端而已。取其一而餘其一，餘端凝然不動，不能新，即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斲，則不動，說在端。

以上所論，看似甚辨；其實所舉兩義，本只是一事的兩面，並非絕不可同年而語的。從前司馬彪已說過：

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莊子天下篇釋文引。）

他便是把非半勿斲則不動，來說明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道理。何嘗是名墨之相響應呢？而且這一種論證法在當時是極盛行的。惠施的歷物說：『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又說：『萬物畢同畢異。』這不能說是惠子一人自爲響應。公孫龍也說過：『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也不能說是公孫龍子的自爲響應。同時莊子也說過：『萬物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物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這都是一理的兩面，那能說是兩義相對，一立一破呢？現在姑退一步，照梁氏的說法，『施龍之說頗與經異，』則莊子天下篇上已明明說過：『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可見當時一輩墨徒，他們自有異同，你說我非墨學的正統，我也說你非墨學的正統，相謂『別墨，』以相響應，正是墨家內部的事，那得說名墨相響應呢？

概括上面的討論，墨經的作者和年代，還是胡氏的說法較爲可信。

第四組

胡說：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爲重要。

梁說：這五篇是記墨子言論行事，體裁頗近論語。

按：今本墨子卷十一、十二、十三三卷文五篇，胡梁所說，頗無不同。

第五組

胡說：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十一篇，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甚麼關係。

梁說：備城門以下十一篇，是專言守禦的兵法，可緩讀。

按：今本墨子卷十四卷十五文十一篇，胡梁所說，亦無異點。近人朱希祖論此十一篇乃漢人僞書，見清華周刊三十卷九期。其證有四：（一）多漢代官名（如城門司馬，城門侯，都司空，執盾，中涓，曹，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二百石之吏，三百石之吏等）。（二）有漢代刑法制度（如城旦，隴石等）。

(三)多襲戰國末及秦漢諸子，(如備城門襲管子九變)。(四)多言鐵器，與墨子時代不符。他說：『號令雜守諸篇，皆言邊縣，係漢代燕趙諸侯王備邊塞時所作守城書，而托之墨子。』

上面將墨子書的內容，略略分說一過。大概首末兩組多偽品不足據。墨子的言行事蹟載在第四組，墨家的學說，載在第二及第三組。第二組裏還只是素樸的宗教觀的兼愛論，還只是引經據典『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的辯證法。第三組裏的兼愛主義，却有了幽深的哲學上的論據，和根據自然的科學的辯證。照思想進程講來，第三組的理論，一定成立在第二組的理論之後。第二組的文字，都不是墨子親筆。而只是後來墨徒的記述，第三組的文字諒來更不是墨子時所有。他的思想，也並不是墨子當時的思想。所以記載的人也並不說是『子墨子曰』了。照此看來，墨子一書，實在是沒有墨子的手著在內。

第三章 墨學述要

無論那一派學說，沒有經過時間的推遷而不發生變化的。往往看他後來的生長和流行，格外可以明白他的根柢和泉源。本章敘述墨學，便着眼在這一點上。

一 初期的墨學

初期墨學的一名詞，便是指着墨子時代的墨學而說的。他便是後來墨學生長和流行的根源。研究初期墨學最要的着眼點，便是墨子的時代背景，和墨子個人的人格。對此兩點，有透切的認識，初期墨學的精神自然不難了解。

(一) 墨子學說的背景及其系統

墨學的淵源，漢書藝文志說：『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此言最無理據，不可信。（詳細駁

論可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附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呂氏春秋當染篇說）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史角之後是怎樣的，現在也無從稽考。（淮南子的要略上說）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喪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這一節話，除卻「用夏政」一語不足信外，（證論已詳第一章，）實在是討論墨學淵源最可依據的史料。我們要明瞭墨學的起源，不可不知墨子時代學術界的情形。墨子魯人，生當孔子卒後，他正是產生在儒學空氣極濃厚的國土內，影響他最深切的，自然是儒學。儒學發生在魯國，本自有他特別的背景。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劉寶楠正義）云：

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繡物典冊，典冊卽周禮，是爲周所賜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從之，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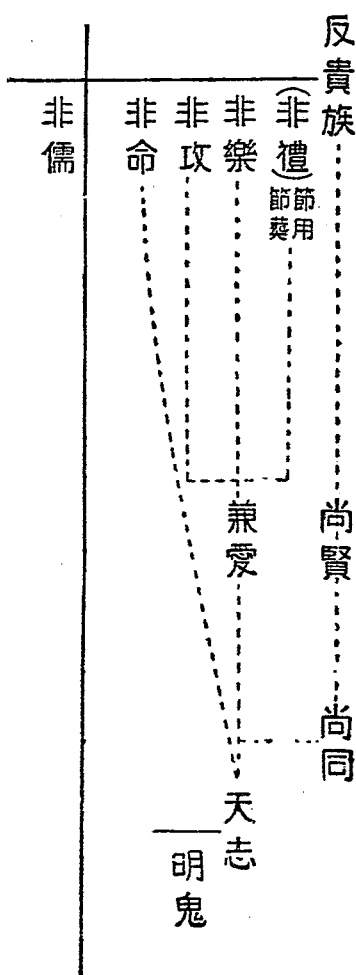
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

春秋時的魯國，是西周古禮惟一的保藏所。孔子是一個熱心恢復古周禮，來矯正當時貴族階級奢僭的人。他們的經典，是古官書的一部分——詩書六藝。他們的口號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他們的事業，只爭得貴族階級下層一個陪臣的地位，——家宰和小相。他們講究的便只是足食，足兵，宗廟會同，使於四方，做貴族的管家或跟輩。他們的日常生活，便只是禮樂射御，『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一副情致。他們的結局，孔子是栖栖皇皇，一生沒有得志。在他身後，季孫專魯，魏斯篡晉；貴族階級上下維繫的古禮，益發崩壞，他們君君臣臣的主張，已自絕對不行；而曾子居武城，子夏居西河，還安受着貴族的蔭庇和豢養，而無可奈何。墨子是正在這樣的環境底下生長起來的。他的痛惡貴族階級的奢僭，而要加以矯正，是受着儒家的影響；他的重視古官書，時時稱道，也是受着儒家的影響。他澈底反對古禮，反對一切近似貴族的生活；因而反對禮樂，反對儒家，又反對仕進。提倡勞役的人生，以自苦爲極，把鯨墨的生活來做人類普遍的榜樣，一半是受着時代的反激，一半是原於他個人的性氣。從這樣的一個立場，來從事組織他的哲學，他下層的底盤便是『節用』。

「節葬」(節用，節葬，便是非禮)、「非樂」、「非攻」、「非命」(非命是反對「浴沂風雩」的生活)非儒，這都是反貴族的思想。從這上面，再歸納的提出他兼相愛交相利的「兼愛主義」和尙賢事能的「尙賢主義」。尙賢足以打倒貴族階級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兼愛足以打倒貴族階級在生活上的特殊地位。「兼愛」、「尙賢」是墨子學說中堅的兩大幹，他同一的泉源是「反貴族」。從「兼愛主義」上，再進一層，建立他的哲學根據的是「天志」，附帶着說「明鬼」。從「尙賢主義」上，引衍出去，建立他的政治理想的是「尙同」。再把「尙同」綜合到「天志」上去，遂把初期墨學很厚重的披上了一層宗教的面幕。

初期墨學的系統圖

「反貴族」是初期墨學最主要的根源，「非儒」占定了他在學術界上的門戶與地位，「尙賢」、「兼愛」是墨學的大骨格，「天志」、「明鬼」做了他著書立說最後的護符。墨學的真根柢，本不從宗教的衝動上培植出來，所以初期墨學，雖塗上了許多宗教的色彩，到底墨學的生長和流衍，却不會向宗教的路上走。到後來他們的理論，得到了更好的支點，他們也自己把「天志」、「明



鬼』的護符揭去了。只有學術界上的門戶，一旦築就，却不易打破；而且每每的愈築愈高，愈築愈厚。儒墨的是非，紛爭了二百年，直到六國盡滅，貴族階級盡泯，儒墨的爭論也才終結。其實他們都只是從一個根源上發生，他們的根本精神，都只是一個『反貴族』。儒家只是反貴族的右派，墨家是左派。先秦諸子更逃不出他們兩家的範圍。墨家因為反貴族的思想，更激昂了一些，所以他們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動，却不免落後；他們的事業，也不免偏重到平民社會的一方面來。因此他們政治上的『尚賢主義』，也就呼聲不高，不遭受外面顯著的反應；同時因為貴族政治的自身崩壞，和時勢的

逼迫和需要，『尚賢主義』也早已爲時代的潮流所容受，外面沒有抗拒，就激蕩不出精采，人家轉把他們的主張淡焉若忘了。直至了最後士階級得勢，政治上的分子，變動得過分急烈，纔有提出無爲不尚賢的理論來的，像慎到老子，這已是戰國晚年的話了。因此『兼愛』一義，遂形成墨學的中堅，做了惟一的柱石。儒墨的爭論，本只偏重在對於禮樂上的見解。魯問篇說：『儒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一）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二）厚葬久喪；（三）習爲聲樂；又（四）以命爲有。』新興的墨者，自己把天鬼有命的主張取消了。切實的爭端，只在「禮樂」兩字。所以儒家的後起——孟子——他反對墨學，也便專指着『兼愛』一義。後人遂誤認墨學的根本觀念只有一個兼愛，又誤認墨學的後面帶着深厚的宗教性，把初期墨學的時代背景透切看來，似乎不好算是見骨之論罷。

（二）墨子的人格

研究一家的學術，不但要認清他的時代背景，還要瞭解那學者個人的人格和性氣，才能識得那一家學術的真相。尤其是墨學，他的偉大和感動性，不在他的學說，而在他的人格。除卻墨子那種

堅苦卓絕篤實輝光的人格，墨學是享不到人們的歡迎的。在莊子的天下篇上曾說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

這是說墨子的學說，反乎人心，使人不堪；他的人格，却又博人歡愛，叫人有求之不得之慨。這在墨學裏邊，正是一個根本的矛盾性。墨子自己也曾說過：

言而非兼，擇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何也。（兼愛下）這是說世人都反對兼愛的學說；但遇到利害關頭的時候，便要去選擇真能兼愛的人和他共事。世人批評兼愛的話，只說是。

善而不可用；

墨子說：

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世人不情願吃自己兼愛的吃，却情願享別人兼愛的福。這真是墨學進行上一重不可解免的

難關。呂氏春秋長利篇，載着一段很富刺激性的故事，在這故事裏能把這一種的矛盾性充分地表現出來。他說：

戎夷達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我們一定要認識人世間這一種的矛盾性，纔能欣賞墨子的哲學；纔能欣賞墨子的爲人；纔能知道墨學在當時怎樣地鼓動人們的心坎，招惹人們的熱慕，而到底歸於消沉，不能持久。

子墨子自魯卽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貴義）

墨子的人生，便從這一個矛盾點上出發。墨子是竭力反對戰爭的，他說：人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爲政者得則罰之。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其不義又甚，

罪益厚。至殺不辜人，挖其衣裘，取戈劍，其不義又甚，罪益厚。此天下之君子皆知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此天下之君子皆知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白曰黑，多見黑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以此人不知甘苦之辨矣。小爲非則知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義與不義之亂也。（非攻上）

這在理論上，正又是一個顯着的矛盾，墨子把他親切地指出來。他關於這點上，還有一件最有名的故事，來表現他全部的人格。

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息，裂裳裹足，至

於郢，見公輸般。曰：「北方有侮人，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曰：「不可，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令公輸般設攻，臣請守之。」於是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圍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矣。」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王曰：「善哉！我請無攻宋矣。」（墨子公輸篇，宋策，呂氏愛類，淮南脩務均，載此事。）

這是何等的精神！何等的氣度？又是何等的技能！楚王公輸子，只爲墨子這一種的精神氣度和他驚人的絕藝上降服了。恐怕還不是非攻理論的成效。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爲。」（魯

問）

這可見墨子感人的深厚。所以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秦族訓。）

這是親炙到墨子人格上的威權的。

子墨子怒耕柱，耕柱子曰：『我無愈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太行，駕驥與羊，子將誰驅？』
曰：『將驅驥。』『何故驅驥？』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責。』（耕柱。）

可見墨子鞭策他的弟子，也仍不脫這一種矛盾性的氣味。

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糶售則慍也。豈不悖哉？』（魯問。）

這又是在墨子門下痛切的表顯那種矛盾性的一個好例。所以莊子的天下篇上說：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也，其行則非。

又說：

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

這是說墨子從愛人的本意上，却轉出不愛人的行爲來，因此說他意是而行非。這又不是墨學上深深的一層矛盾麼？墨子處處很嚴厲的批評世俗的矛盾；但是從世俗的眼光看來，也就覺得墨學自身便是一個矛盾的象徵。儒墨的鴻溝是顯然的了。孔子只是一個調和，墨子只是一個矛盾。讓他們不信服墨子的說話，却不得不來崇拜墨子的人格。

根據上述兩節，我們約略可以認識一點初期墨學的精神和體貌。下面再講一些關於墨子弟子的話。

(三) 墨子的弟子

呂氏春秋說：『孔墨弟子，充滿天下。』（尊師篇）淮南子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在數量上講來，已較孔子的七十七弟子，增加到一倍以上。可見時代向後，學術的空氣在平民社會裏，逐步展開，故爾有此現象。可是孔子弟子史記有專傳，其名多傳於後；墨子弟子，世幾莫能舉其名。孫詒讓說：

彼勤生赴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漸滅，與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唏矣！

這真是沉痛之言。孫氏因此著墨子傳授考，挾微闡幽，意良可嘉。梁氏據之製墨者人表，（見墨子學案附錄一）今再師其意，著墨子弟子姓名表如下：

禽滑釐（公輸，其他不盡舉）

許犯（呂氏春秋當染）——田繁（呂氏當染）
 索盧參（呂氏尊師）（三傳）

高石子（耕柱）

高何（呂氏尊師）（再傳）

縣子石（耕柱，呂氏尊師）

公尚過（貴義，魯問，呂氏高義）

耕柱子（耕柱）

魏越（魯問）

墨子
 隨巢子（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 (著書三篇) (漢書藝文志) 屈將子 (太平御覽引胡非子)

管黔激 (耕柱) (再傳)

高孫子 (魯問)

治徒娛 (耕柱)

跌鼻 (公孟)

曹公子 (魯問)

勝綽 (魯問)

彭輕生子[?] (魯問)

孟山[?] (魯問)

弦唐子[?] (貴義)

以上諸人，大率姓名僅詳，事迹無考。下面姑據所知，約略推論，也足想見初期墨學面貌的一部。

(一) 墨子弟子的生活狀況

墨學興起，正當曾子、子夏、子思顯名的時候，儒術已經煊赫。墨子要把一種刑徒役夫的生活，來反對儒術的貴族化。他要以裘褐爲衣，以跛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推想他那時的一輩信徒，大概是貧賤之士爲多。他們的生活，可舉一禽滑釐爲例：

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備梯篇）役身給使，看來是一輩墨徒普遍的情形。所以淮南子上也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覩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勿得，無以祭祀鬼神。今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謹祭祀；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鬼神之所欲於人者，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多財則以分貧。今子處高爵祿而不讓賢，一不祥；多財而不分貧，二不祥。子事鬼神，惟祭而已。若是而求福，豈可哉？』（魯問）

在這段故事裏，可證墨徒之多出貧賤。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正可與面目黎黑，手足胼胝相參證。墨子教弟子謹祀鬼神，這是他『明鬼論』的實行。他又主張財多分貧，這是他『兼愛論』的實行。

在這兩件主張的後面，我們可以看透一點墨子學說是在那樣一種物質環境裏滋長出來的新苗。

子墨子游耕 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 柱子處楚無益矣。』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遺十金於子墨子。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耕 柱）

這裏的三升，是每食之數。閻若璩說：『古量五當今一，』則止今之大半升。古以一斤爲一金，十金是很薄的，那比得人家百金千金萬金之鉅呢？墨徒中間一個人得到祿位，同門的多趕去想好處。莊子說：『河潤百里，澤及九族。』儒墨的心理，原是一致的。十金的饋遺，墨子已很滿意，這可徵墨家尚儉的精神，和財多分貧的主張。他們大概在一派中間，是試行着共產的意味罷？

（二）墨子弟子的政治活動

墨子學說，雖說是竭力反抗貴族的；在實際生活上，一時到底還不能嚴正地和貴族隔絕。他們的活動，現在可考的，也還只有參加政治事業的一端，比較的詳一些。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梁，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期年，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魯人有父死，長子嗜酒不葬。弟曰：「與我葬，當爲

子沽酒。」已葬，責酒於其弟。弟曰：「豈獨吾父哉？子不葬，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今子不學，人將笑子，故勸子學也。」（公孟）

責仕於師的情形，恐怕也是墨徒中間一件普通的情形罷？在當時的社會上，實業教育文化種種無可發展的地步，舍却耕稼勞作，要限止他不向政治路上跑，這是不可能的。孔子早已說過：「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孔子弟子，只是季次算不仕爲家臣。漆雕開說：「我斯之未能信。」孔子便不禁得十分的激賞他。在墨子自己雖說是：「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比於賓萌，未敢求仕。」但是對他一輩門徒，爲學風的傳播上和生活的維持上，也只有幫他們在政治界多盡些介紹游揚的責任。

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於衛（耕柱）

墨子游公尚過於越（魯問）游耕柱子於楚（耕柱）出曹公子於宋（魯問）又子墨子游

魏越（魯問）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魯問）

凡此可見墨子爲他弟子在政治界上出力運動，實較孔子更爲熱心了。孔子自己說是「不仕無義」，可是沒有像墨子那樣出力的游仕其弟子。這也是生活的背景在他們的後面。評論古人

學說，本不該單拈着一端，來妄肆我們的高下之見的。墨子弟子在政治上也頗能表現他們相當的氣節。

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去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而言無行，是以去。」子墨子悅。召禽子，曰：「信義鄉祿者，我常聞之矣；背祿鄉義者，於高石子乃見之也。」（耕柱）

但亦有樹立不起的。

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曰：「與我言而不審，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去之乎？」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爲其寡也。」（貴義）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夫子三侵魯，綽三從，綽非弗知，祿勝義也。」（魯問）

祿勝義便是沒氣骨，沒節操，這也是孔墨兩家同有的慨歎。足徵兩家學說雖異，他們實際生活上就很多類似的。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若取以畜士，必千人有餘。有患難，使數百人處前，數百人處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執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貴義）

原來儒家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托附於貴族，墨家則以患難處前後托附於貴族。他們都是有他們進身的憑藉。儘管他們學說上反對貴族，生活上還是同樣地要依賴貴族的。儒墨的相爭，到此也便是他們的限界了。我們從這上，又可見到墨流爲俠的消息來。

墨子自己是魯人，他足跡所到，爲楚、宋、衛、齊、四國；他的游仕弟子，也只限於楚、越、宋、衛、齊、五國。至於魯，雖是墨子宗邦；然以子思、曾子爲儒者大師，正見尊禮，儒術盛則墨術絀。同時魏、文、侯雖賢，然以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克，一輩人，均屬儒者，故也少墨徒活動的餘地。

以上是講墨徒在政治界上活動的大概。下面是講墨子弟子的著述事業。

（三）墨子弟子的著述事業

墨子生前，雖講述了許多道理；但他自身，似乎沒有動手著作，這在後面已經討論過。今墨子書裏第二組第四組各篇文字，至少有一部分，或者出自墨子弟子的記述。

第一，其文氣和思想，都還帶有一種戰國初年古樸的情味。墨家後起的新議論，這裏絕沒有闢入。第二，其中稱引史事，屢云楚、越、齊、晉，正是戰國初年的形勢；最後也只說到齊康公與樂（第二組）和鄭子陽弑君（第四組），都在墨子生前，不像是後人隨便的追記。

據此，可證今傳墨子書的第二組和第四組各篇文字，確是保存着初期墨學的真精神，和墨子當時口說的一種真情味。照理想來，自然應該是墨子弟子當日的記錄，故得有此成績。即使說有再傳弟子三傳弟子一部分的增訂，至少最初藍本是出於墨子的嫡傳弟子，是無疑的。

俞樾在墨子閒詁序上說：

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致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

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

這個說法，梁氏的墨子學案上也採取了。但是這裏面還有幾層應該討論的地方。

第一，韓非所說墨分爲三，是否便在墨子的死後？

照顯學篇上文儒分爲八的例看來，似乎三墨不一定是同時並起的，也不一定是在墨子死後便有的。莊子的天下篇上說：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觴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這裏面沒有相夫氏一家，或者其時還未興起，或是起而未盛，均未可知。在相里、鄧陵分派的時候，已在辯論堅白同異，可見他們俱誦的墨經，已是今傳墨子書裏的經上下經說上下，並不是天志、明鬼那幾篇了。這都可證墨分爲三，至少是莊子惠施以後，桓園公孫龍的時代纔起的，和墨子相去已遠。

第二，墨分爲三的淵源，是否就在今傳尙賢以下諸篇的異同。

這在顯學篇裏，雖沒有明說三墨相異的所在，但莊子天下篇是說明白了的，他們是倍譎不同，而倍譎不同處是在堅白同異之辯的一類。像尙賢尙同以下諸篇，雖各有上中下三篇，單只是文句的多寡詳略，意義上是無大出入的，絕無學派相歧的痕跡。

根據上列論點：

(一) 尙賢以下諸篇，早在墨子嫡傳弟子的手裏記述下來；而三墨的興起，遠在莊子、惠施之後。

(二) 尙賢以下諸篇，並無學說上之異同，亦無堅白同異一類的問題；而三墨則正在堅白同異一類的問題上，發生爭執。

試問那有因爲預知將來墨學要在別一種問題上各分三種不同的派別，故爾先在墨子的口述上早爲他們記載著詳略不同的三種文字的道理？可見俞氏的說法，實在是沒有根據的。（近人陳柱墨學十論說他似是而非，確爲有見。）

但是那尙賢以下諸篇，爲何要分著上中下三篇呢？照我看來，這正是當時說墨家言多而不辯的明證。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著。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顯學也，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今尙賢以下每篇分著上中下三篇，豈不是『言多而不辯』的好證嗎？若說墨經是墨子手著，那是言簡而辯之極了，那有人再恠他『言多而不辯』呢？在墨家的意思，本來尙用不文。故每一題先做了一篇提綱挈領陳說大體的文字；還恨意有未盡，恐怕不易得人家的信仰，定要羅列著許多古人的訓典，和歷史上的事實，以及他人的懷疑和駁論，來引證，來剖辨，來發揮他未盡的旁枝賸義。那意義重複的所在，便也不管了。這是尙賢以下諸篇，每題有上中下三篇的所以然。

我又考田鳩即是學於許犯的田繫（論證詳後），爲墨子三傳弟子。那時墨學的論文早已傳播，楚王許他多而不辯，可見尙賢以下諸篇，實在是出於墨子弟子的記述，至多也在墨子的再傳弟子手裏完成的。所以我逕說是墨子弟子的著述事業了。

漢書藝文志，有隨巢子著書六篇，胡非子著書三篇，據班氏自注，均說是墨子弟子。但隨巢胡非

的名字，不見於墨子書，現在也並沒有他兩人是墨子弟子的確證。隋書經籍志說：「巢非似墨翟弟子，」下語審慎，較爲可取。照墨家組織的精神看來，墨子初死，他的嫡傳弟子，除却從事於記述或整理墨子生前的言論行事以外，似乎也不致便有自抒己見的著作。

二 墨家的鉅子制度

——墨學的正統派——

墨子死後不久，墨家組織上，便有一種鉅子制度的出現。呂氏春秋上德篇說：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弟子徐弱諫曰：「死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賢友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邪？」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請先死以除路！」

遂歿頭於孟勝前。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命，欲反死孟勝於荆。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

這件故事，悲壯已極，真是充滿著我上面所說墨家的一種矛盾的精神。他是發生在墨子死後的十年左右。墨家鉅子除孟勝、田襄子外，可考見的尙有腹蘝。呂氏春秋去私篇說：

『墨者鉅子腹蘝居秦，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年長，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矣。』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所以禁殺傷人也。禁殺傷人，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令吏勿誅，腹蘝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遂殺之。』

這也是充滿着墨學的矛盾精神的一件悲壯的故事。上距孟勝的死，大約已有四十四年，西歷紀元前三八一——三三七以上。那時腹蘝已老，或者他便是直接着田襄子鉅子的傳統。此下鉅子姓名便不可考。但是莊子天下篇說：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相謂『別墨。』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可見那時墨家鉅子的制度還未壞。那輩『別墨』大約和公孫龍同時（論證詳前）又要在腹辯以後五十年外。大概墨家鉅子的制度，至少維持了百年之久。

梁氏的墨子學案有一節說明墨家鉅子制度的話，他說：

鉅子很像天主教的教皇，大約並時不能有兩人，所以一位死了，傳給別位。但教皇是前皇死後，新皇由教會公舉；鉅子卻是前任指定後任，有點像禪宗的傳衣鉢。又據孟勝事的末句，有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一語，像是當時孟勝那兩位傳命弟子應否回去死事，成了墨家教會裏一個問題。想墨教的規條，凡墨者都要聽鉅子的號令。（所謂上同而不下比。）所以新鉅子田襄子要叫那二人不死，就說我現在是鉅子了，你們要聽我話。那二人不聽，所以當時有些墨者不以為然。即此事見墨學是一種有組織有統制的社會，和別的學派不同。倒是羅馬人推行景教，有許多地方和他不謀而合，真算怪事。

梁氏指出墨家鉅子制度，根據於他們的『尙同學說』，極為有見。墨家在政治上『尙同』的主張，終算在他學派自身的組織上，約略的試驗過。他們學派裏，有公共服從的領袖，有粗略的分財

共產制，又有團體內自行的法律，像腹蘄所說，真可說是一種有組織有統制的社會。到後來漢代的游俠，還帶著他們的一些遺風。我們可以大概的說，墨家的鉅子，是從初期墨學以下一脈相承的正統派。

三 南方墨學的崛起

——墨子的再傳弟子許行——

墨子雖是北方人，他壯年便到過南方，顯過特殊的聲譽，他晚年又似死在南方的。孟勝似是墨子死後爲首第一個鉅子，他便在墨子所死的魯陽，建著悲壯激越的榜樣，來鼓盪南方人的心靈。墨學和南方人是有特別因緣的。而且南方人比較上，沒有北方貴族階級制度的束縛，對於墨子平民化的學風，易於領受。墨子死後不久，墨學在南方自由新鮮的空氣裏，便醞釀出異樣的色彩來，這便是本節要講的墨子的再傳弟子許行。

怎樣說許行是墨子的再傳弟子呢？呂氏春秋當染篇說：

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

禽滑釐即禽滑釐，許犯即是許行。春秋時，晉有狐突字伯行，（見晉語注）齊有陳逆字子行，（哀十一年左傳。）晉語韋胎注：「犯，逆也；」小爾雅廣言：「犯，突也。」把狐突陳逆名「突」「逆」字「行」之例，就曉得許行是名犯字行了。孟子上說：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搗屨，織席以爲食。

這豈不酷肖上文所論一輩初期墨徒的氣象嗎？他的「並耕主義」却較墨子思想更爲激進。他的「布帛長短同，麻縷絲絮輕重同，五穀多寡同，履大小同，則價相若」的主張，也自墨團內部那種粗略的分財共產主義上演成的。從許行思想再進一步，便成了莊子一派的無政府主義。同時稍後，齊國的陳仲子和許行遙遙相對，也是一個絕端反對貴族階級生活的人。

漢書藝文志，墨家有田倮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有田鳩，馬駙，梁玉繩，孫詒讓，都以為是一人。據我推想，田倮子即是田繫。照古人名字相應之例說來，說文「倮，冠飾貌；」爾雅釋言：「倮，戴也；」

詩曰：『并服俵俵，』載弁俵俵，』俵俵大概是桂冠上的結飾而言。『繫者，系也，』（見易繫辭釋文）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解』（見左氏春秋序疏）故名繫，字俵，如秦公子繫字顯（通作鞬）之例。鳩字乃俵字之聲近而通借。可見田繫即田鳩，學於許行，為墨子三傳弟子。他是齊人，或者和陳仲子還有些關係，也未可知。

四 中原墨派的新哲學

（一）首倡萬物一體論的孟施

初期墨學的動人處，與其說在他的學說，毋寧說在他的行為。南方墨學的真精神，也重在苦行一邊，不失墨家面目。他的缺點是：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莊子天下篇）

中原的墨者，喫不來這苦的口講著墨家的學說，但早已不能踐行墨家的戒律。所以批評的人說：

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莊子天下篇。）

這是說後起的墨徒，雖說沒有放棄墨子的理論；但是他們歌了哭了，却還高唱着非歌非哭的論調。這不是誣蔑墨家的。孟子書上明明記載着一個墨者夷之，給孟子教訓了一頓。說：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滕文公上）

這便是哭而非哭的一例。他自己厚葬了父母，還來反對厚葬。從這種趨勢的下面，墨學便漸漸轉變他的方向。行爲是放鬆了；但是理論上却進步了。惠施便是對墨家新哲學上最有貢獻的一個人，便是所謂放鬆了行爲，却進步了理論中的一個代表。

惠施曾相梁惠王，在梁國握着很久的政權，他在政治上極能活動，不像是一個耐苦行的人物。莊子天下篇舉惠施歷物之意，凡有十條，最後結論是：『汜愛萬物，天地一體。』胡氏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說：

汜愛萬物，是極端的兼愛主義。墨子的兼愛主義，是根據於天志的。墨家的宗教的兼愛主義，到

了後代，思想發達了，宗教的迷信便衰弱了，所以兼愛主義的根據也不能不隨着改變。惠施是一個科學的哲學家，他曾做萬物說，說明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所以他的兼愛主義，別有科學——哲學的根據。

惠施和孟子同時，一般人專把『兼愛主義』來看墨學，正在那個時候。照上面所講，初期墨學的眞精神，本不專在『兼愛』的理論上；他學說的眞泉源，却是『反貴族』，他們特殊的標記是『苦行』。許行和陳仲，可算是承受了『反貴族』和『苦行』的一部。但是『反貴族』和『苦行』，不一定要歸宿到『兼愛』的理論上；講『兼愛』理論的人，也不一定歸宿到『反貴族』和『苦行』上。初期墨學的理論和行爲，從此便漸漸的破裂分化了。胡氏所說，在墨家理論的演進一面，實在是闡發得很明白的。

(二) 創建新心理學的宋鉞

墨學進行上最大的阻礙，便在他的不合人情。莊子天下篇說他：『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這話是盡人首肯的。於是要努力創建一種新心理學，來彌縫這個缺憾的便是宋鉞。宋鉞的生活，也還

不脫初期墨學「苦行」的精神。天下篇上說：

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情固欲寡（今誤作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這是說宋鉞對於個人的生計問題，是全不理會的。他說：「我應該不至餓死罷？我出力救世，世人也應該不至於過分傲慢了救世之士罷？」他把自己的學說：

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天下篇。）

這可見宋鉞儼然是墨子再世了。孟子上說：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說之將如何？」曰：「我將言其不利。」

（告子下。）

宋輕即是宋鉞，這和墨子見楚惠王見齊太王說其罷兵，也是一樣的精神。所以荀子書上屢以墨宋並稱，可見宋鉞在墨家中間的地位。倘說墨學是一個宗教，墨子是墨教裏的基督，則宋鉞也勉

強好比做新教首領的路德。因為他闡發墨教教義，能夠別創新奇的見解。他以謂墨教教義，並非不近人情，而且是最適合於人心的要求的。他不用初期墨學『天志』『明鬼』等等迷信的教訓，他要在人的心靈裏邊指示出墨教教義的真源。莊子天下篇上說他的主張是：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合驩，以調海內。情欲寡（今誤作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心之容』和『情欲寡』是宋鉞建築在心理學上的墨家新哲學的兩大標語？怎樣叫心之容呢？荀子正論篇裏有一段駁擊宋鉞的話，說：

榮辱之分，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今子宋子乃不然，獨詘容爲已，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

這是說宋鉞不知榮辱之見的普遍和悠久，獨把詘容受辱算做一己的道，要想來一朝改革天下人榮辱的成見，這是萬萬不能的。在宋鉞的見解，以謂好榮惡辱，並不是人心自然的真相，只有能寬容，能容恕，纔是人心自然的真相。所以說：『語心之容，名之曰心之行。』心之行，便是心的自然的

趨向了，韓非顯學篇上也說：

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

宋榮也就是宋鉞。他的恕與寬，便是『心之容』的實現。果然人類能夠自己認識自己的心理，曉得自己的心只是一個能詘容，能寬容，能容恕的心，並不和世俗一般人說的心一樣，那就有什麼榮辱之分，有什麼爭鬪之起呢？墨家教義裏面一大部分的教訓，單只要叫人明白認識自己的心理的這一面，便自然易於樂從，沒有什麼困難了。這是宋鉞特地指點出『心之容』的一番苦心。

怎樣叫『情欲寡』呢？荀子正論篇裏另有一段駁擊宋鉞的話，說：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

這又是宋鉞說我們人類把自己的心理看錯了。本來人的情欲，只要向少的方面走；而人類自己看錯了，以爲自己的情欲是要朝著多的方面走的。倘使人人能夠認明自己的情欲，實在只要少一些，並不是要多一些，則墨家教義裏面那一大部分的教訓又很易使人樂從，沒有什麼困難了。這是宋鉞特地指點出『情欲寡』來的一番苦心。

人類的心理，一方能夠詘容，一方又能欲寡，我們試想一想，人類社會的組織，要不要發生極大的變化。那一種奢侈的禮樂，殘酷的爭鬪，不自然的上天下澤的階級制，還有存在的必需嗎？還有存在的可能嗎？那一種『節葬』『節用』『非樂』『非攻』『尚賢』『兼愛』的主張，還要墨家來力竭聲嘶的叫喊嗎？還用得到『天志』『明鬼』等等的說法，來勸誘和威嚇嗎？不近人情的墨學，宋鉞要把他來栽根到人們心坎的深處，使他可以自然的發榮滋長，墨家中間出了一個宋鉞，不能不說他是有一番聰明底努力的。

但是人們能夠詘容，能夠不要多，消極方面，是可以解免了許多人世間無謂的爭執和營求，積極方面却又不能鼓勵人們去『勞作』和『苦行』。『勞作』和『苦行』到底是初期墨學重要的面相之一部，宋鉞自己，還能保存著這一部的面相；可是他那種新心理學，便開出了老子哲學的『慈』和『儉』，又加上了一個『不敢爲天下先』，便和初期墨學『勞作苦行』的精神絕然不同了。我們再試想一想，人們果然能詘容，能欲寡，還是『苦行勞作』的更合自然呢？還是『不敢爲先』的更合自然呢？做老子書的是一個聰明人，他便毅然決然的教人不要爲先而爲後了。我們看

墨學的流變上，到底還擺脫不掉那初期墨學的一種矛盾性。（本節定老子書尚在宋鉞以後，別有根據，在此恕不詳及。）

和宋鉞同時的還有一個尹文，他們學說相類。公孫龍子跡府篇，呂氏春秋正名篇都說及尹文論『見侮不辱』之義。說苑君道篇說及尹文論『無爲容下』之義。莊子天下篇也把宋鉞尹文並稱。漢書藝文志把他的著作列入名家，和惠施公孫龍同歸一流，可見當時宋鉞惠施兩派墨家的新哲學，實在中間有互通之點，可惜現在他們的著作多已止佚，無可詳論了。

五 辯者和別墨

惠施宋鉞，都竭力想把墨學的理論改造得圓滿，結果，思想是益發精妙了，那初期墨學的一種苦行勞作的真精神，却終於無法維持而衰歇了。尤其是惠施，他在政治界上的地位，和他妙辯無礙的口才，招惹到人們熱烈的興趣，此後遂有『辯者』和『別墨』的發生。

莊子天下篇上說：

惠施以此（指上文歷物之意）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可見當時妙辯的風氣，是惠施開的端。又說：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原來『辯者』原於惠施，惠施之辯原於墨義。墨子創教，在其自身便充滿著一種極深刻的矛盾性。到後來——惠施和那一輩『辯者』從墨家的『苦行』中解放出來，專在兼愛主義的理論上著力，却不期仍逃不出那矛盾性的範圍，到底還是『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不又是一個極顯著的矛盾嗎？初期墨學的『苦行勞作』，果然是『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便是那『辯者』之辯，在兼愛哲學上的發揮，也只是『飾人之心，易人之意』的不合人情。這一點真可說是墨家始終不渝的特性。

那後起『辯者』中間最著名的自然是公孫龍。公孫龍辯論中間最著名的便是『白馬非馬』。那『白馬非馬』一個問題便是一種矛盾性的象徵。原來『白馬非馬』本源也從『兼愛論』來。

公孫龍子的跡府篇上說：

楚王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

可見白馬非馬的問題，便是一個異楚人於所謂人的問題。有白馬不能便說有馬，專愛楚人也不能便說愛人，從此一拐，便到『兼愛』的路上。墨經上有一條說：『仁體愛也』，『兼』是全體，『體』是部分，在墨經裏是如此分別的。這是說仁只是部分的愛，與兼愛的愛不同。儒家講仁，墨家講兼愛，儒家主從部分推及他體，墨家以爲全體的愛和部分的愛性質上根本不同，不能推類相及的。『愛無差等』這一句話，墨者夷之也早和孟子說及了。公孫龍『白馬非馬』的問題，本來是墨家兼愛主義的新哲學上一個重要的剖辨，偶然拈到一個譬喻，說愛楚人不能就說是愛人，好比有白馬不能就應說有馬。這是何等平常的一句話？可是兼愛的靈魂早已失去了，初期墨學那種感人心動惹人血沸的熱忱，早已死滅了。要從理論上來講兼愛，人家早就無興趣來理會你，你勉強的拾到

一個動聽的譬喻來引起人們的注意，厭倦無聊的人們便把這一個問題來和你糾纏。他們不願意和你辯兼愛和體愛，他們却高興同你討論白馬究竟是不是一只馬。善辯的公孫龍，便從這問題上辯開去，居然哄動一時成就他一輩子『辯者』的徽號，可是兼愛的哲理永久擱在腦後了。據我看來，『辯者』和墨學的關係，便是這樣的。

有白馬不能就說是有馬，好比愛楚人不能就說是愛人。換句話說，沒有一隻白馬，不一定就是沒有馬，譬如不愛一個具有特殊性質的人，也不一定便是不愛人。這也是兼愛論上一個重要的剖辨。這在墨子的小取篇也明白說過：

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無難矣。

墨家講兼愛，厭倦無聊的人們，不免要起詰問，說：『你們講兼愛，盜賊也愛嗎？你們也要殺盜賊，

那見是兼愛呢？『墨家答道：『盜人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這一個辯論，比較還像是嚴正的，但是羈加了一些譬喻，說：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墨經下）

便近似詭辯了。惠施宋鈞又恰巧是愛用譬喻的人。相傳惠施有一段極有趣的故事，在說苑的善說篇上說：

客謂梁王曰：『惠子言事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直言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曰：彈之狀如彈，喻乎？』曰：『未喻也。』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知矣。』惠子曰：『未說者固以其所知喻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可見惠施是一個愛用譬喻的人。荀子批評宋鈞，也說他

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正論篇）

可見宋鈞也是一個愛用譬喻的人。墨家本來帶有一種平民化的精神，他們的理論都是極通

俗的。到惠施宋鉞手裏，纔有新哲學的創建，但也不忘了初期墨學一種通俗化的意味，他們都愛用一般平民社會盡人所知的譬喻，來講他們高深的哲理，後人誤會了，說惠施是詭辯派，宋鉞是小說家，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至於那輩當時見稱爲『辯者』的中間，像公孫龍，他和燕昭王趙惠王都曾討論過偃兵的問題，可見他確是一個宣傳墨義的人。其他自然也難免有逐末忘本，『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語見荀子正名篇）的，但是他們淵源於墨徒，他們的論題，莫非從兼愛主義的新哲學上裁根，至少他們可說是墨徒的末流。

『別墨』和『辯者』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莊子天下篇上說：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這是『別墨』一名的出處。胡氏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八篇討論到這一節，他說：

墨經不是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這六篇，乃是墨教的經典，如兼愛非攻之類。後來有些墨者雖都誦墨經，雖都奉墨教，却大有倍譎不同之處。這些倍譎不同之處，都由於墨家的後人，於宗教的墨學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學的墨學。這一派科學的墨家所研究討論的，有堅白、同異、觭偶、不侔等等問題。這一派的墨學與宗教的墨學自然倍譎不同了。於是他們自己相稱爲「別墨」（原注「別墨」猶言新墨，柏拉圖之後有「新柏拉圖派」，近世有「新康德派」，有「新海智爾派」）。「別墨」卽是那派科學的墨學。他們所討論的堅白之辯、同異之辯、和觭偶、不侔之辭，如今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很有許多關於這些問題的學說。所以我以爲這六篇是這些「別墨」的書。後來梁氏在墨經校釋裏對於胡氏這層見解加以批駁，他主張墨經卽經上下經說上下諸篇，他說：

明明有經兩篇，必指爲非經，而別求經於他處，甚無謂也。

這確是胡氏的錯處。而且那時的所謂經，並沒有像後世所謂經典之意。「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章實齋早已說過。（文史通義經解上）墨經只是因其有說而名，那能作墨

教的經典解呢？梁氏又說：

莊子天下篇謂其同出於墨經而倍譎不同，互相誚以「別墨」，「別墨」者言非墨家之正統也。胡氏讀相謂爲自謂，大非宜。

這也是胡氏錯了。莊子說的倍譎不同是「別墨」中間自己的不同，並不是「別墨」和初期墨學的不同，那能說是科學派墨學和宗教派墨學的倍譎不同呢？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的是：

(一) 墨家的分裂，互以「別墨」相誚，在墨經行世之後。

(二) 墨經並非墨翟或墨學初期的產品，他是代表著墨家後起的新哲學的。

「別墨」和墨經的關係，算是解決了，惠施公孫龍是不是「別墨」呢？梁氏說：

施龍輩確爲「別墨」，其學說確從墨經行出，無可疑也。然斷不能謂墨經爲施龍輩所作。我看這幾句話，都有些靠不住。「別墨」一個稱號的來源，據莊子說是有兩點：

(一) 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

(二)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

因爲各爭巨子的正統，而所持的理論不同，所以相爭不決，互諂以『別墨』。這正如漢代儒生或治公羊春秋或治穀梁春秋而爭立博士是一樣的。他們所持理論的依據，只在墨經裏面，而墨經的產生，決不能在惠施以前。因爲惠施是首啓妙辯之風的人，（論據詳前）至多只能說墨經裏的問題，多受了惠施的影響，不能說惠施是墨經裏的問題來和人家辯難。或者竟說現在的墨經有一部分還是惠施的作品，也未見不可。那麼後來的墨徒根據了墨經，自分派別，互諂以『別墨』，那能把墨經思想所由來的惠施，也倒拖著拉入『別墨』的隊伍裏去呢？至於公孫龍，那是當時所謂『辯者』之徒的一人，聞惠施之風而起，輩分在惠施之後，或者那時已有墨經，也未可知，他或者已經根據了墨經裏的問題來和別人辯難而相諂以『別墨』也未可知。但是也還有可疑之點。一則莊子上明說過『別墨』是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南方之墨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公孫龍趙人，決不是南方之墨，又沒有證據說他是五侯之徒，他和桓團諸人，當時目爲『辯者』，却不稱他是『別墨』。而且『別墨』之稱，是在爭巨子的正統上起的，惠施公孫龍都在政治界活動，他們並不像要來爭墨家巨子的衣鉢。巨子是墨家內部一脈相承很有系統的傳授，我疑心當時

那輩正統派的墨徒，有心爭巨子的傳統的，他們雖然也採取了兼愛主義裏的新興思想和一輩『辯者』間盛行的問題，來裝綴他們的門面，表示他們的時髦，他們一定有許多地方不能絕然脫離初期墨學的一點氣象，但是在惠施公孫龍身上，似乎找不出一些痕跡來。所以我疑心即使在公孫龍時代，已有所謂『別墨』，而公孫龍却不一定是『別墨』裏邊的一個。這正如西漢後來的儒者，儘多有超然在博士和博士弟子以外的，也儘多有超然在家派師法的傳統以外的一樣。而況在公孫龍時代『別墨』已否興起，還可成爲問題呢？照上面講來，與其說公孫龍是『別墨』，還不如說他不是『別墨』的較爲穩妥。胡氏說：『墨經是施龍時代的產品』，這是不錯的，他因爲認定施龍自身便是『別墨』，所以說『墨辯卽別墨所作』，而謂『墨經不是墨辯』，這是大錯了。梁氏把『別墨』和墨經分析著講，這是不錯的，因爲他也誤認施龍是『別墨』，所以他說『墨經決非施龍時代的產品，尙應在施龍之前』，於是遂定爲墨翟所手著，這又是大錯了。他們倆共同的錯誤，只在認施龍卽是『別墨』，他們倆理想中的『別墨』興起時代，似乎都太早了些。

六 墨學的衰亡

胡氏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說：「墨學當韓非時還很盛，所以韓非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死於秦始皇十四年，到司馬遷做史記時，不過一百五十年，那時墨學早已銷滅，所以史記中竟沒有墨子的列傳，孟荀列傳中說到墨子的只有二十四個字。那轟轟烈烈與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銷滅得這樣速？其中原因定然很複雜，我們可以懸揣的是：

第一，由於儒家的反對。

第二，由於墨家學說遭政客之猜忌。

第三，由於墨家後進的詭辯太微妙了。」

胡氏的三種理由，頗可代表一般學人的見解。但是據我看來，這並不能說是墨學衰亡的真原因。

老子的書上說，「功成身退天之道，」初期墨學的精神，本來是發生在反對貴族階級的特殊

生活的，秦人一統，廢封建而行郡縣，貴族世襲的制度，從此消滅，社會上從此更沒有貴族平民兩個絕相懸殊的階級，那墨子的學說，早已在功成身退之例，應該消滅了。這不徒墨學爲然，即先秦的儒學，又何嘗不是如此？那好說漢武表章不經，便是先秦儒學的傳統呢？漢代的經學，也早已不是先秦的儒學，何嘗是儒家得勢，所以墨家遂壓迫而消止的呢？

而且初期墨學的真精神，那一種苦行勞作的精神，到後進的詭辯派手裏，也早已消亡了。嚴格說來，詭辯的興起，已是墨學亡了後的事，那裏是詭辯太微妙了，墨學纔銷滅的呢？

至於招政客的猜忌，則儒墨兩家同爲韓非一輩人所攻擊，何以墨學便因此而銷滅？而且墨家在政治界上活動的，也不乏其人，並不能把墨家專看作和政客截然敵對的惟一學派罷。

一個學派，整個的在某一時期中興起了，又整個的在某一時期中銷滅了，這本來是一件稀有的事，也本來是一句粗略的話。許行高唱著『君民並耕』『物價均一』的口號，人家說這是農家興起了。宋鉞上說下教的傳他『心容』『欲寡』的道，人家說這是小說家完成了，尹文憲施公孫龍大講他們新鮮的玄理，人家說這是名家盛行了。老莊著書，提倡『無治主義』『節儉主義』等

等，人家說道家又在那裏開始了。本來墨家早已寂寞得無聲無臭，除却孟勝田襄子腹辯那幾個若存若亡的姓名以外，那裏找到有墨家的影蹤呢？何嘗是「楊墨之言盈天下」，何嘗是儒墨爲「世之顯學」呢？縱有其人其事，墨學之在當時，只好算是羣蚊成雷，以多爲勝，誰是墨學中間有名的豪傑呢？墨學的銷滅，何嘗要等到韓非死後的時代呢？本來思想學術是公開的，不能一家一派把持着專賣的，農家小說家名家道家早已做了墨家的代售處分發所了，墨家的東西，自有一部分是推銷很廣的，那裏便會銷滅？便是反對墨家最烈的孟子，他不是把墨子的「非攻主義」無條件的接受認銷了嗎？

我們要把古人的學說，和他分家別族，這不是容易的，要把他劃分生滅的年代和時期，這又不是容易的。我把許行陳仲宋鉞尹文惠施公孫龍莊周老聃都講入墨學的範圍裏去，這自然是一件惹人奇怪的事，而且是已經有許多人在那裏熱烈爭辯的事。其實只是兩句似異而實同的話。一句話是「墨子死了，墨學亡了，便有另一家的學說起來，」一句話是「墨子死了，墨學變了，便有另一派的說法出來。」我是贊成後一說的，並不願和主張前一說的爭辯，只在此表明了我的態度，叫讀

者省一些懷疑。

但是墨學是根本上含著一種深刻而偉大的矛盾性的。他在行爲的形式上，因爲反乎人情，所以不得不變，變向思想一面去，但是他在思想的形式上，又是一個反乎人情，又是不得不變，到後來變得不成一個樣子，所以人家到底說墨學銷滅了。

墨學是因他自身的一種深刻的偉大的矛盾性而銷滅了。墨學中間可保留的東西，他家都代他保留著，他自身的轉變，一方面成爲先秦晚年名家末流的詭辯學者，另一方面是西漢初年社會上時撰文網的游俠。詭辯家因學者間的激烈反對而銷亡了，游俠因政治勢力的誅鋤而破滅了。於是墨學只好說是衰亡了。銷滅了。到現在，墨子當時所感受的一種時代性，有一部分是復活了，墨學的精神又受到人們的注意。但是不要忘了那墨學自身內部所含的那種深刻而偉大的矛盾性！

七 墨者年表

西歷紀元前 三八一年	吳起死於楚。	墨者鉅子孟勝死難，傳鉅子於田襄子。
三七〇年	梁惠成王元年。楊朱見梁王論政，未定在何年。秦孝公元年。衛鞅入秦。	
三五一年	申不害相韓。	
三三八年	秦孝公卒。商君死。尸佼逃蜀。	
三三七年	秦惠文王元年。申不害卒。	墨者鉅子腹䵍在秦，不定在何年。
三三四年	齊魏會徐州相王。	惠施用事於魏。
三二九年	孟子遊宋，當在此年前後。	墨者夷之與孟子辯，不定在何年。告子與孟子論性，不定在何年，告子曾遊墨子門。
三二八年	宋君偃稱王。	

三三二年	<p>孟子自宋過薛歸鄒之滕。張儀相魏。</p>	<p>許行至滕在此時。惠施去魏至楚，楚送之至宋。惠施與莊周相晤論學，約在此三年中。</p>
三三〇年	<p>孟子遊梁。</p>	
三二九年	<p>齊宣王元年。興稷下，不定在何年。梁惠成王卒。孟子去梁遊齊。</p>	<p>宋鈞尹文遊稷下，不定在何年。尹文見齊宣王論政，不定在何年。惠施返魏。</p>
三一八年	<p>五國共擊秦。</p>	<p>惠施為魏使楚。與南方倚人黃繚論天地風雨雷霆，或在此年。</p>
三一六年	<p>燕王噲讓國子之。荀卿遊燕在此稍前。齊伐燕，匡章為將。</p>	<p>惠施使趙，請伐齊存燕。匡章與孟子論陳仲子，不定在何年。</p>
三一三年	<p>張儀欺楚絕齊。屈原見疏。</p>	

三二二年	秦敗楚師，取漢中。 孟子去齊。	孟子遇宋輕於石丘。
三二一年	秦惠文王卒。	田鳩見秦惠王，不定在何年。墨家鉅子腹蘄在秦惠王所，亦不定在何年。秦墨者唐姑果妒東方墨者謝子於惠王，不定在何年。
三一〇年	張儀卒。	惠施卒在前。莊周猶在。
三〇〇年	齊湣王元年。	尹文與齊湣王論士，不定在何年。
二九六年	趙滅中山。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應在前。中山公子牟爲公孫龍辯護七事，應在後。
二八六年	齊湣王滅宋。 荀卿去齊之楚，在此二	

	<p>年。 慎到田駢同時去齊。</p>	
二八四年	<p>燕昭樂毅破齊。</p>	<p>公孫龍說燕昭偃兵在此後。</p>
二七九年	<p>燕昭王卒。齊襄王五年，殺燕將騎劫。齊重修稷下列大夫之缺，荀卿反齊爲祭酒，當在此時稍後。田駢之屬皆已死。</p>	<p>公孫龍去燕至趙，說趙惠文王偃兵在此後。莊周卒至晚在此時，或前十年間。</p>
二六四年	<p>齊王建元年。荀卿遊秦，約在此時。</p>	<p>趙威后問齊使，「於陵仲子尚存乎？」不定在何年。陳仲子若尚在，壽應八十外。</p>
二五七年	<p>趙邯鄲圍解。荀卿與趙孝成王論兵，當在此時稍後。</p>	<p>公孫龍勸平原君勿受封。辯者桓團同客平原君所，不定在何年。鄒衍與公孫龍辯於平原君所，應在此時稍後。</p>

二五一年	平原君卒。	公孫龍卒當略同時。
二四九年	呂不韋相秦。	
二四七年	李斯遊秦，爲呂不韋舍人。	
二三五年	呂不韋死。	
二三三年	李斯譖殺韓非。	
二二一年	秦初并天下。李斯爲丞相。	
二一三年	李斯奏請焚書。	
二一二年	坑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後益謫發徙邊。	
二〇八年	李斯誅死。	
二〇七年	秦亡。	

墨子

按表中年代，和舊說間有不同，別具考訂，均詳余著諸子繫年。

八十四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子 墨

著 穆 錢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M Ê T Z U

By

TSIEN M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